



· 全新版 ·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New Chinese Course Standard

小学部分

两个小八路

国家教材审定委员会语文审查委员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金波** 主编 **李心田** / 著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 全新版 ·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两个小八路



NLIC2970424049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个小八路/李心田著.—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978-7-5322-6034-8

I.两… II.李… III.儿童文学-革命故事-中国-当代 IV.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9355 号

两个小八路

李心田/著

插图绘画/瑞贝卡

策划编辑/吕进 许莹

责任编辑/陆颖 夏菁

装帧设计/刘霜 美术编辑/安红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880×1230 1/32 6印张 插图 10P

版次/200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22-6034-8

定价/10.00元

策划/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dolphinmedia.cn 邮箱/dolphinmedia@vip.163.com

咨询电话/027-87398305 销售电话/027-87396822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王清博士 邮箱/wangq007_65@sina.com

全新版·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编委会

New Chinese Course Standard

主编 金 波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张秋生 徐 鲁 梅子涵 葛翠琳 董宏猷

王 林 阿 甲 杜 蕾 徐 榕 徐冬梅

丁慈矿 刘曙光 余 耀 周益民 周其星

屈小青 岳乃红 郑巍巍 金晓芳 袁晓峰

薛瑞萍

序 言

金波

始于新世纪之初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行进到现在已经七年有余。这次改革中，课程目标是从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进行设计，力图构建出一个以“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为培养目标的蓝图。在这次改革中，对于曾承受了种种诟病的当代语文教育来说，震撼最大，痛苦最大，同时也是收获最大。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有幸被教育部聘为国家教材审定委员会语文审查委员。这是我人生的一段重要经历。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认为是语文课和课外阅读培养了我的文学兴趣，给我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同时，我的儿童文学创作又与语文教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被选入教材的经典作品，一直是我文学创作的标杆。

我是以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参加了教材审查工作。我以一种绝对的笃诚态度，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向语文教育专家学习，向长期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学习。在工作实践中，我更加体会到，语文课作为一门基础课，它让人受用一生。我也为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忻然意动，引发着我深入思考，检视着语文教学和课外阅读的关系。

细心的人们会注意到，在这次语文课程改革中，阅读被提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阅读，从来都是关涉中小学生学习语文素养的重要行为之一。学生时代的阅读一般分为课内阅读和课外阅读。课内阅读是在老师引领下的学习行为，而课外阅读是学生们的个人阅读行为。教育学家和文学家吕叔湘先生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就一再强调课外阅读对于提高孩子语文素质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孩子的语文水平如何，多半源于课外阅读的质量如何。

与课内阅读相比较,课外阅读往往更自由,更宽泛,也更有乐趣。更多的人可以在这一片天空中采撷到属于自己的精神云朵,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那本书”,找到自己所渴望的人生暖意的所在。

也因此,在这次新课改中,《语文课程标准》设置“诵读篇目和课外读物的建议”部分,实际上就是对中小学生个人阅读的新的观照。此举是希望学生通过阅读“新课标”推荐的传统经典书目,来感知外界、唤醒自我,促成个人价值观、创造力的生发。我们也期待,通过这种纯正的经典文学阅读,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自己心中立起一个精神标杆,进而形成独立自主的文学、美学乃至精神世界的建构。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组织了各路学者和专家,包括当代著名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阅读推广专家、语文教育研究学者、名校校长、特级教师等等,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最新课程标准中有关建议,并吸收了一些权威学者最新的青少年阅读研究成果和阅读书目的推荐意见,精心编撰了这套《全新版·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本丛书经过周到的考量和严格的遴选,最终选定了学生必背古诗词、神话寓言故事、中外儿童文学、历史故事、科普文学、中国古典小说、中外文学名著、中外知名作家作品选等各种类别的必读书目共67册,按小学部分、初中部分、高中部分分辑推出。

这套丛书选目齐全,选本精良。有些针对小学生和初中生等不同年龄层次而编选的儿童文学名家作品的精品读本,如《宝船——老舍儿童文学作品选》《小桔灯——冰心儿童文学作品选》,充分照顾到了青少年的阅读特点和阅读兴趣。

与其他“新课标”读本相比,本丛书加重了青少年阅读中的诗歌部分。除小、初、高必背古诗文外,此次增加了《中外儿童诗精选》《中国新诗精选》《泰戈尔诗选》《普希金诗选》等诗歌读本。我一直这样认为,诗意是少年儿童精神世界的一种理想状态。读诗不是一般的消遣,它可以让读者在纯正的文学趣味中,获得阅读的审美快感和滋养,那种如同音乐拨动心弦般的感动,那种属于绘画情景交融似的意境,那种如歌如舞让情感陶陶然的共鸣,都让我们体验到读诗有别于读其他文学样式的差异。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我们最好从读诗入

手。能欣赏诗，自然能欣赏小说、戏剧及其他种类文学。”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优美诗歌名篇和诗歌大师的作品的阅读，能够使我国千百年来美好和丰厚的“诗教”传统得以继续发扬和传承；让青少年从小就接触这种优美和高雅的文学形式，提高他们感知人类情感的能力，培养出最纯正、最优雅的文学趣味。也只有这样，文学教育才能得以实施和推行。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这套丛书为中小學生提供了一个开阔和开放的阅读向度。67册必读的“经典书目”，在浩瀚的人类文明长河中也仅是数点星光。为了拓展学生的阅读视野，感受阅读魅力，我们在每一本书的导读中，加入了一个“相关作品推介”的板块，即以一本书为原点，再延伸出与本书或与本书作者有关的、适合于深度阅读的一些推荐书目。以《宝船——老舍儿童文学作品选》为例，在“相关作品推介”板块里，又推荐了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名著《四世同堂》，老舍散文集《抬头见喜》，作家传记《小说家老舍》，以及一本论述老舍幽默艺术的《老舍幽默论》等。这样不仅为青少年全方位了解作家老舍提供了一份阅读线索，也希望借此方式来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为了贴近中小学生的阅读方式，增强文字阅读中的视觉愉悦性，我们特别为每一本书都配上了风格清新的文学插图。我们希望，少年儿童朋友们在读到一首诗、读完一篇小说、读完一篇童话和散文，或者在欣赏到一幅美丽插图的同时，也会同时领悟到如何看待人生，如何看待人生之可爱，进而明白那些崇高的、美好的、真诚的思想与感情究竟美在何处。这，其实也就是一个人的“个人阅读史”的建立过程。

个人的阅读史，往往也是个人的“精神成长史”。我们用双眼看到的文字，我们用双手触摸过的纸张，有足够的力量变成一个无限大的世界，既是微观的又是宏观的，能折射出个人内心的光芒。如果说，牙牙学语时，母亲讲述的故事（亲子阅读）是个人阅读史的第一步，那么，学生时代的课外阅读就是个人阅读史的第二步。它是自发自觉的，是以个人自身感到了对阅读的渴望为前提的。因此，在这一阶段，“读什么”变得尤为重要。

今天的这一代少年儿童所面临的阅读选择是多元的。仅就纸质图书的种类来看也非常多元化，卡通漫画、通俗小说、明星写真、绘本故事、网络文学等等，都在争夺着孩子们那十分有限的一点课外阅读时间。也因

此,当下的少年阅读出现了一种远离经典的趋势。

我们并不一味地反对轻松、快乐的流行阅读。但我们更希望青少年在选择自己的阅读方向时,能根据自己的年龄特征、心理特征和审美趣味,建立一种良好的阅读心理秩序,能保持经典文学的永恒的选择尺度。这是因为,只有纯正的经典阅读,才可能打造出一个人坚实和宽广的精神世界的基础,才可能引领你朝着崇高、美好和完整的精神史的方向走去。挪威儿童文学家,《苏菲的选择》的作者乔斯坦·贾德曾说:如果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期待将来有一天,阅读对于孩子们来说,就像我们每天要刷牙一样不可缺少;牙齿卫生固然很重要,但作为成年人,作为父母亲一代,我们更应该对后一代人的“精神卫生”担负起责任来。他认为,与那些“电子毒贩子”利用孩子们天赋的好奇心和喜欢玩耍游戏的需要,剥夺了他们的想象力与自发的活跃性相比,如果父母能帮助孩子们选择出更多的文学童书,那才是真正的献给孩子们的“温暖之源”。

我记得叶圣陶先生在谈到语文教学时,说过这样的话:“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自《语文课程标准》公布以来,不少富于敬业精神、有才干的老师,在他们的阅读课堂中,担当起阅读教育的重担。他们在严谨的选材中,利用优秀的文学资源,向学生推介了大量优秀的图书,实施了以“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为重要内容的阅读教育。我相信这种阅读教育,必然会培养起学生纯正的文学趣味,必然会促进主流阅读趋势的形成,必然会让从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有较大的收获。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

(金波:国家教材审定委员会语文审查委员,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导 读

自古英雄出少年。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笼罩在一片战争的烟火中，中国人经历了一次次生死的考验。多少人在那个痛苦的战争岁月里无声地死去，这么一个伤痛的记忆一直伴随着国人走过了几十年风云。而在那次战火的洗礼中，很多同样经历战争摧残的儿童英雄用他们稚嫩的肩膀挑起了中国解放的重担，用他们的生命换来了革命的胜利，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我们有责任让人们长存在我们的记忆中，以激发我们的爱国激情。不可避免的是，我们今天的孩子很多是听着流行歌曲，看着卡通动漫，玩着电脑游戏长大的，而更多地了解历史、亲近英雄、思考责任，会有助于新一代更好地接续起革命传统，用自己的力量来承担对社会的责任。

《两个小八路》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很多不同年龄阶层读者的喜爱，也深深影响了一代代人的成长历程。（故事讲述了抗日战争年代的炮火弥漫中两个小八路成长为英勇的革命战士的人生历程。十三岁的孩子孙大兴的爸爸孙连长在战斗中牺牲了，他发誓要为父亲报仇。在一次战斗中腿部负伤，组织决定派小卫生员武建华护理孙大兴，到敌占区我地下党员家中养伤。于是，大兴和小武分别以木匠靳锡武的小学徒和刘大爷的外孙身份在刘集隐蔽下来并协助开展革命战斗。两个小八路在重重危机和白色恐怖中和敌人斗智斗勇，经过战争烽火的洗礼而迅速成长。）小说的最后，孙大兴在将敌人引到我军的包围圈时，被敌人的炮弹炸死，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武建华接过了大兴的枪，继续着革命事业。

《两个小八路》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中国人坚强不屈、勇敢抗争,用生命争取民族解放自由的大无畏精神。而这种精神,激励了中国一代代仁人志士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着。小说中的两个年仅十来岁的少年,用他们的机智勇敢和献身精神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也使后来人在他们的精神感召下奋发而为。而现在虽然时代改变了,我们已经步入了和平年月,但是我们同样要牢记给我们带来和平幸福的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铭记那些英雄们。

其实,《两个小八路》最早是以电影剧本的形式出现的。1958年,作者李心田所在的部队想创作一部电影,而李心田从十七岁就已经开始写作了,所以任务自然就落在了他的头上。半个月以后,电影剧本《小八路》便创作出来了,打算在1961年儿童节前上映。但正准备拍摄的过程中,因为经济困难和其它方面的一些原因,电影拍摄被暂时搁置了。不料,好事多磨,这一等,就是十七年。不过,1961年电影没拍出来,剧本却在《戏剧文学》发表了。这部剧本引起北京少儿出版社的注意。他们约请李心田改编成一部长篇小说。由于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边教学边写作,李心田很快就写完了,不过名字被改为《两个小八路》,因为这个名字更贴切,从此便有了小说《两个小八路》。直到1974年,八一厂把同样是李心田创作的小说《闪闪的红星》拍成电影,引起轰动。长影厂就想重拍《两个小八路》。于是再次邀请李心田到他们那里,根据小说对原来的电影剧本再进行最后修改,终于在1978年由朱文顺导演拍成了电影。电影与小说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两个小八路最终命运的处理方式不一样。小说里,小八路孙大兴牺牲了。而电影进行了改动,两个小八路都活着。所以那样安排,我想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照顾当时大多数观众的观赏心理,而当时作者也不是很特意这样修改,但考虑到并不涉及原则性问题,所以也就同意了。

这本小说出版后,曾经获得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根

知识链接

【阅读常识】

一、作家介绍

李心田，男，当代作家。1929年生，江苏睢宁人。中共党员。1950年毕业于华东军政大学，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部队文化教育和文艺工作。历任解放军第二十八速成中学教员，济南军区文化部干事及前卫话剧团创作员、创作室主任、副团长，一级编剧。从1953年开始写作，发表过诗、剧本、小说、电影文学剧本等。主要作品有：1961年创作的反映抗日少年战斗生活的独幕话剧《小鹰》和同内容的中篇小说《两个小八路》（该小说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剧本）、1971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后被拍成同名电影）、1977年创作的话剧《风卷残云》、1978年创作的叙事诗《金色的花环》、话剧《广阔天地》、中学语文教材选入的小说《永不忘却》等。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要点提示】

其实今天读起这些红色经典，我们依然会感动良久。因为作品蕴含了太多我们民族同胞共通的情感，而且作品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使得小说能够跨越时代而依然彰显出恒久的魅力。

一、小说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献身精神。

在那个敌人的刀枪随时可能袭来的年月里，生命没有任何安全保障，随时可能灰飞湮灭。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在苦难面前退缩，而是勇敢地站在了时代前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为中国更多数的人赢得了生的希望。年仅十四岁的孙大兴，在爸爸被敌人杀害以后勇敢地接过了爸爸的责任，担起了民族解放的重担，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直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而他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精神，不仅鼓励了当时他身边的朋友武建华，更是激励了当时和以后的千千万万的人。英雄不问出处，亦不问年龄。他们的成长也就伴随着中国的解放和自强。我们应该让这种爱国精神成为我们的精神武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继续绽放光芒。

二、小说饱含着作者真挚的感情

在小说的阅读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作者的爱憎分明。对敌人，作者充满憎恨之情。如作者用很多笔墨勾画了日本鬼子石岛的奸诈残忍。石岛在抓住大兴的时候，先是用金票引诱大兴说出共产党的机密，在遭到拒绝后，就用武力恐吓，真实地再现了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无情。而当写到最亲爱的同胞，则表现出了温暖的情调。两个小八路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用机智和勇敢一次次地顺利出逃，将敌人抛在脑后，显示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勇敢。前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再一次加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主题。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是因为作者在写作的时候融入了真情实感，他是饱含着对人民的爱和对敌人的恨来书写的。作者在他后来的随笔中曾说过，写作“要有丰富细腻的感情，以事为体以情为魂！不为叙事而叙事。在叙事中，主要是为了表达人的感情。”正是因为作者坚持着这样的写作宗旨，才使我们今天的读者阅读起来依然作为作者流露出来的情感而动容。可以说，正是这些真实的情感使小说保持了长久的艺术魅力。

三、小说塑造了真实可感的人物形象

因为小说的主人公是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毕竟不同于大人，所以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作者在表现大兴和武建华的勇敢坚强的同时亦没有忘记表现他们这个特定年龄段的真实特征。如大兴在得知自己的爸爸死于敌人之手时，作者这样写到孙大兴一股劲儿地哭泣，兵没有完全听进去。忽然他抬起头来，脸被复仇的怒火烧得通红，含满泪水的眼眸向周围巡视了一下，瞥见床上放着一支驳壳枪，他什么话也没说，扑到床前抓起了驳壳枪就往外跑”，作者真实地写出了作为十四岁的孩子的真实反应，而没有对人物做刻意的拔高，使我们读起来真实可信。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里专讲感情：儿童作品，不要怕人说“人情味”，不要怕说“童心论”，不要怕说“人性论”。作者也曾说过，“不把儿童写成大人或小大人。孩子所理解的、所表达的方式只能是孩子的”。正因为作品表现出了十四岁的孩子面对灾难时原本正常的脆弱的一面，所以非但没有抹杀英雄该有的本色，反而让我们读者跟随着人物的伤心而伤心，使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人性。

最后，作品展现出了战斗的复杂性，而不是将战斗的胜利看成是轻而易举的。虽然我们一直坚信革命的最后一定是正义战胜邪恶，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忽视战斗过程中的艰辛曲折和巨大代价。正如任何事情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革命的胜利更是需要付出超乎想象的努力。在小说的结尾，当大兴带着刘庆林给部队送情报的路上遭遇鬼子突袭，为了让情报安全及时送达，大兴主动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让刘庆林得以逃出，最后大兴死在了敌人的炮弹下。作者之所以没有安排传统一贯的大团圆结局，一来是用悲壮来感动人激励人，同时，作者也真实再现出了战争年代里残酷的代价，毕竟，确实是有很多人在战争中光荣牺牲了。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让我们更加珍视这用鲜血换来的解放和自由。

【读与思】

1、《两个小八路》在故事的结尾，孙大兴在战斗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读者看到这里的时候，相信一定都十分感动，十分伤心，为他尚且幼小的生命而惋惜。在后来由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中，导演将最后的结局做了很大的改动，使孙大兴活了下来，并继续参加革命斗争。

读者可以试着想一想，同一个故事在小说和电影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里却有了如此迥然不同的结局，那么你更喜欢哪个？你觉得哪种结局给你的震撼最大？在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过程中，你认为这个改动的利弊如何？读者也可以进一步思考一下，这个改动，是不是反映了中国电影观众的某种欣赏习惯？从中你能归纳出这种对喜剧和悲剧的不同心理惯性吗？

2、在以往很多革命战争题材里，我们经常会读到这样的情节：严酷的战斗环境里，时时到来的威胁不断考验着战士们，而有的时候，适当地违反一下革命纪律反而能更容易地存活下来，如《两个小八路》里，一场激战后，武建华和几个伤员藏在山洞里躲避敌人的搜查，可是大家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肚子都空空的，再这样下去的话就都会饿死，武建华便冒着生命危险出去给大家寻找食物。当他潜回村里，遇到唯一的一个老大娘，当老大娘得知他们的情况后，毅然将仅有的半罐子小米让给武建华。但是大家都知道，党的纪律要求战士们不能拿百姓一分一毫。可是在当时那个严峻的环境里，如果有了这些粮食，战士们就有可能度过这段危险期。读者可以注意一下，就在那个紧要关头，身为革命战士的武建华是怎么做的？他是否也进行了一定的心理斗争？后来他选择了遵守纪律还是违背纪律？读者可以进一步想一想，遵守纪律和保存生命哪个更重要？如果换是你，在当时严酷的条件下，你会怎么做？

阅读延伸

【逸闻趣事】

李心田与“潘冬子”

1961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李心田的《两个小八路》，受到很多人的喜欢，不久，责任编辑让他再给孩子们写本书，他便欣然应允。写什么呢？李心田整天琢磨，后来通过几件事儿，潘冬子才“蹦”到了他的脑海里。

其实，潘冬子不是谁，是从一群人身上凝结成的“点”！那时，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儿子许光、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儿子鲍声苏都跟他学文化，这两个孩子都是长征前留在家乡，全国解放后找到父亲的。他听说，江西根据地有一位老红军，长征时给家里留下了一顶军帽，军帽里写了名字，后来这位红军的儿子凭着这顶军帽找到了他的父亲。他还听说，抗战时胶东有个17岁入党的女青年，入党的第二天被捕，后来被敌人活活地烧死了。还有一件事儿，是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毛主席的三个孩子，长征时丢在白区，曾在上海流浪过，后来组织上之找回来两个，有一个丢失了。这四件事天天在他脑子里转，渐渐定型为一个“潘冬子”，于是，便开始写《战斗的童年》。两年后，初稿写成，誊清后寄给了少儿社。少儿社收到书稿，很快便邀他去改稿，可那时，他已调到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干编剧，根本没时间改，于是

一拖就是9个月，那时已是“文革”前夕，山雨欲来，他考虑到这部小说是写人情、人性的，怕遭批判，便连写两封信，从少儿社把书稿要了回来，还差点把书稿一把火烧了！“文革”开始后，单位要求创作人员把全部作品上交。迫于无奈，他上交了书的草稿，但还是冒险偷偷留下了誊清稿。结果，交上的东西一把火烧了。要不是“留一手”，也就没有这本书了。

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恢复了工作，编辑谢永旺到济南约稿，李心田把劫后余生的《战斗的童年》拿给他看。他看后，第三天即告诉作品可用，但要带回去研究。

研究的过程是痛苦的，时值“文革”，谁敢决定出一本书啊！除社里集体研究外，还要请社外的权威人士看。经过层层把关，社里总算决定出这本书。1972年5月，这部死里逃生的小说终于出版了，书名改为《闪闪的红星》。

可是，因为“潘冬子”，李心田还差点出了大事呢！

1975年夏天，李心田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要他到济南南郊宾馆。到了那里，见几个穿灰色“样板服”的人坐在桌前，表情严肃地让他谈谈《闪闪的红星》的创作经过，又问他对许世友的印象如何。李心田回答：毛主席说过，“许世友是位战将，陈毅打仗，南靠粟裕，北靠许世友”。他们又到他家取了这部书的创作手记，李心田觉得事情不妙，一脸十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后来才了解到内情：有人告诉江青说，《闪闪的红星》是写许世友家世的，那时江青要搞倒许世友，想利用这个电影做“炮弹”。那几个穿“样板服”的人是拿着张春桥的信来的，他们找李心田谈，看了他的创作手记，又找了鲍先志的儿子鲍声苏，鲍声苏主动承认“潘冬子”的原型就是他，这件事情才化险为夷。

——山林，《李心田与〈闪闪的红星〉》，
《党员干部之友》，2005年第6期